

台灣民間故事



目錄

陳大慈的笑話	王詩琅	一
懶惰人的求師	呂訴上	八
上大	朱鋒	九
還沒有捉到魚	張阿開	一一
白賊七的趣話	林瑞芳	一三
餓鬼與馬嘜	王錦江	二七
食風味	張阿開	二九
富翁的臨終	朱鋒	三〇
悲光義的故事	正卿	三〇
智慧的狀元	王剛	三六
「不剝留得要好命」	朱鋒	三八
無某無猴	林瑞芳	三九
邱妥舍的趣事	文麗	四二
呆女婿賀新居	德風	六二



陳大鰐的笑話

王詩琅

找尋白布

陳大鰐，是一個黠孩子，不懂世務，爸爸是忠厚長者，家裡很貧，媽媽在苦苦支撐着全家的生活。

有一天，媽媽看大鰐這穿着的衣服多破了，所以湊了所有的錢，到鎮上去買了一塊白洋布回來。黠孩子看了，一面奇怪的拿着這塊布，一面問媽：

「阿母！這布做什麼用？」

「要給你做新衣服。」

他歡天喜地的跳起來。

「好呀！好呀！阿母，快做呀！」他說着個媽媽立即做起來。

「今天，沒有針，沒有線，你等一下，明天買了針線就給你做。」

黠孩子很開心，他快活的睡過一晚。

一早起來，又想去催媽。誰料到這貧家昨夜失了竊，那一塊白布不見了，他找遍了也找不到，霎時把快樂的臉色收斂起來，開口就叫：

「奇怪！阿母：你要給我做新衣的白布，給賊兒偷去了！」

他大叫大駭地哭了一陣，媽的心裡也起了一陣酸痛，恨恨的也罵着：

「可惡的賊子，不夫有錢人家偷，却來偷我們貧窮人家的東西。」

爸爸畢竟是曠達，勸解幾句也就算了，可是大鰲這個賊子還是不肯就此作罷，他默頭默腦地跑到外面去找那白布。

他一壁走着，一壁說着：

「我要去找回那塊白布來！」東張西望，快到鄰村的時候，遠遠地望到一簇旗幟過來了，接着是鏗鏘鏘的鑼鼓樂隊，一陣出殯的行列，大鰲正看得忘記了他在找白布，突然發現送葬的人底頭上都包着白布，他認為這是從他家裡偷去的，便大叫：

「喂！偷了我家白布的賊子！」叫着便跳過去向送葬人底頭上搶回白布來。

「你說什麼？你搶白布！打！打！打！」送葬的人叫着，打着賊孩子，大鰲挨了打，也不知道原由，祇是咕嘟着嘴回家來。

爸爸看到了，問他怎麼一回事，賊孩子一五一十地哭訴給爸爸聽，爸爸氣得幾乎說不出話來，過了許久的時間，教訓他說：

「賊子呀！世間上有着白布很多呢！不好胡亂的罵人家偷你的白布，更不好去搶那送葬的人頭上包着的白帕；他們死了人，心裡很難過，你怎麼可以罵他們做賊？你應該同情他們安慰的說：『實在真可惜，請你們不要傷心！』這樣才對呢！」

賊孩子聽了，默默地記在心裡。

不要傷心

隔了幾天，大鰲又想到被偷去的白布，跑到那附近的幾個村莊去找尋，他又看到前面過來熱鬧的行列，

也是吹吹打打，他先聽到鼓樂的聲音；再見人頭一大堆，非常擁擠；也是許多人抬着一座很重的東西，殿後的是花轎。

歡孩子不認識花轎，不知道這是人家的迎娶喜事，忽然想起這和前幾天的情況，差不多是一樣，又想起爸爸的話，以為這是出殯的行列，連忙走上前去，不斷的說着：

「實在真可惜，請你們不要傷心！實在真可惜，請不要傷心！」

前面走過的人，也聽不十分明白，不去理睬他，可是他只顧痴痴顫顫的不停的向着他們叫。喜事行列之中有的聽清楚了他底話，明白他底意思，所以憤怒的罵着他：

「你這歡子，放甚麼屁？滾！滾開！」

罵聲中間，劈劈拍拍地打他的頭顱、胸背；還有些人，攔着他底嘴吧。他莫名其妙地抱着头就逃。

「啊唷」「啊唷」的帶哭帶走逃回家裡來。

「你不好這麼說的，這種情況，是人家在迎親的喜事，你應該對他們說『恭喜恭喜！』」

爸爸聽了他的訴苦，先搖搖頭，再指明這是喜事不是喪事，應該怎樣說話，並且還對他說明：

「喪葬的儀式是素的白的，喜慶却是紅的彩的，你得記着！」

恭 喜 恭 喜

有一天，歡孩子又上那相隔一里多的市鎮去閑遊。

只見一條街上被黑煙籠罩着，還有很多的人兒在近傍左串右衝，非常混亂。他又看到紅的火光了，以為這一定又是喜慶大事，絕對不是那出殯的，這次一定不會鬧出亂子了，記得爸爸說過的「恭喜」，他就開口大聲的叫：

「恭喜，恭喜！大家恭喜。」

這時候恰巧有個消防夫挨過他底身傍，忽然聽到他在這麼叫，就停了腳，睜圓了眼，瞪住他說：

「獸子！恭什麼喜？」

問着，便把打火棍舉起來，向他底頭上打去，他連忙逃走，已經嚇得魂不附體，飛也似的跑回家去。

大鰐也不曉得是什麼緣故又被人打了，他把經過原原本本地告訴了爸爸，爸爸一怔，又歎了一口氣，再解說給他聽：

「這那裡會是喜事？是人家不幸失火，那裡可以把痛苦的事，對人說『恭喜』？此後倘使遇到火起，你應當趕快汲水去幫人家滅火。」

大鰐又增一次經驗，他牢牢的記在腦子裡面。

汲水滅火

獸兒子已把失掉白布的事，差不多忘記了。平日也在自怨自艾，所碰到的幾件事兒，多是那樣的尷尬。

一天，他又上街，想起上次火燒的情景，冒黑黑的煙，燃紅紅的火，這是失火，應該趕快去汲水來，幫人家滅火。



他走到橫街上，突然看見有一家打鐵的鋪子裏面冒著煙，發出火花，尤其是幾個壯漢圍住了火，在用鐵棍拚命的打着火塊，他腦裏想：

——這一定是火燒，不錯，快去汲水滅火。

大鰐一聲不響地走進店舖，找尋水桶去汲水滅火，瞥見壁下有桶，桶裏裝滿水，他急急忙忙地拿起來，

就向火上潑去，一剎那，滿店騰起了灰煙，爐裡的火全熄滅了。

打鐵匠兇狠狠的發怒了，一邊罵：

「小畜生！不要逃！我探死你這促狹鬼！」一邊舉起了重重的鐵錘要打他。

他一看形勢不對，立刻拔腳就逃，逃回家裡，哭着又對爸爸陳訴，爸又指點他說：

「那是打鐵店，不是失火。唉！你不給人家幫幫忙，反而去潑水滅火，人家一定埋怨你呵！如此情形，照例你應該幫他們打鐵，那打鐵匠一定高興你這樣的幫他忙。」

帮忙打鐵



玩。

他遭受了幾次挫折，却並不消極，還是愛管閑事。一天，他又跑到別的村子裏去玩。剛剛走到前村附近，那裡大榕樹的下面，正有兩個像那鐵匠一樣的壯漢，你來我

——這次，我應該去幫他們的忙呢！

當時用盡他生平的力量，跳進去和他們打在一起，那在打架的兩個人，一看見他，都不相識，這一個以為他跳下去是幫他底對手的；那一個也以為他跳下去是來打我的；更加他揮着拳打來打去，兩個人多被他打着了，所以兩個人就都出疑而恨，由恨而率性集中打這這個獸子了。

兩個壯漢合力來打小獸子，小獸子那裏招架得住？因此頭上打得發腫，面上劈得發青，他祇得忍痛抱頭逃回家來。

又是莫明其妙，究竟為什麼又是一次挨打呢？

爸爸看他面青頭腫的回來，又一聲不響，知道又是搞出岔子了，問他以後，還是說給他聽：「那是人家在打架，那個時候你應該勸他們『大家息事吧！』，再把他們雙方分開才是。」

勸牛息爭



玩。

過了許多天，大犛底頭退了腫，面消了青，但是心裡却有些兒害怕，不敢再到遠處去玩。是一個傍晚的時候了，他在家底附近空曠地上走來走去的望著，忽然看到草原之上，有兩隻水牛角對着角地鬭着。

——對啦！對啦，這次真是打架了。

他看了很久，想了又想，本性愛管閑事，就跑上前去，跳進兩條牛的中間。

「大家息事吧！」

他大聲的叫，話還沒說完，祇見一隻水牛將角衝過來，他來不及避開，插進了他底腹部；另一隻水牛也是撞過來，牠底一隻角，也插進犛子的背部了。兩牛一撞，連他底腸子也擠出，一下子他倒在地面，再也不能動彈了。

附近的鄰人看到大犛被牛觸傷倒在地面了，急忙一面去通知他底爸媽，一面去人救護，但是這小犛子已經滿身鮮血，最初還在呻吟，可是不久就不省人事了。

等到爸媽趕到，母親把他抱起來時，他已經倒下頭去，小犛子就死掉了。

爸爸滿面淚珠，仰天長嘆痴問：

——難道小犛子真的就此死掉嗎？

看見遠遠的河裡有兩條水牛，都浸在水裡，鼻孔吹出「噓噓」的聲音。

齊鐵恨先生註釋：

找尋白布

▲鎮大鰲——這是一個民間傳說裏的做靈的孩子。
。「懸」字國音「xuán」，又讀「fán」，
國臺方音「fán」；都是做靈的意思。

▲跌孩子——國語叫作傻孩子。「跌」字音「diē」，又讀「fā」，與「呆」字通用；是癡痴的意思。

▲「一壁……一壁……」——音「fā」，這是一個語型和「一面……一面……」，「一邊兒……一邊兒……」同樣的用法，都是敘述同時兩種動作的「平行連詞」。

▲咕哝着嘴——音「gū gū xū xū」，是兒童們在惱怒氣結時，閉口不言，突起嘴脣的樣子。又叫作「嚙嘴」「嚙着嘴」或「齧着嘴」。

不要傷心

▲花轎——音「fā xū yā gā」，是舊日結婚，

迎娶新娘的花紅彩轎。

▲出殯——音「chū xīn」，是喪家送出屍棺去埋葬，或寄停的儀式，又叫作出喪。

恭喜恭喜

▲瞪——音「dèng」是定睛直視，在忿怒對人，或注目看守時，所有的現象。

▲一怔——音「zhēng」是倉皇吃驚時，精神停注的樣子，國語說成「一慌」（「fāng」），或寫「一戇」。

汲水滅火

▲自怨自艾——音「zì yuàn zì yǐ」，是人在悔恨時，埋怨自己，克制自己的意思（出於孟子）

▲慙慙——讀音「yí yí yí yí」，讀音「yí yí」，由行不正的樣子，引伸為鬧彆扭，不順利的意思。

▲挨——音「āi」，是由「捱」字造出的俗字，與打人的打字同義。

▲促狹鬼——北平把氣量窄小，行爲狠毒的人叫

作「ヤメ、ムーケメテ」。

幫忙打鐵

▲率性——讀音「ア×オ、テム」說成「ムメ
エ・テム」，或寫用「索性」；是副詞「逕

懶惰人的求師



直」「簡直地」的意思。

勸牛息爭

▲不省人事——音「ウメテムロロ」，是失去知覺，昏迷的現象。

呂訴上

中部有個地方，住着一位鼎鼎大名的懶惰人，不僅同村的人個個曉得他；就是周圍鄰村的男女老幼，也沒有不知道他是個大懶人的。他家的門前，有一株荔支樹，正結着纍纍的果實了。有一天他想吃荔支，但是懶于伸手去摘下來；更懶着用手剝殼、用手送進嘴裏去。懶人自有懶法，他祇是張開了嘴，仰臥在荔支樹下，等候荔支落下來。

這時候，鄰村來了一個趕豬童，走近他的身邊經過，看得奇怪，就發問道：

「喂！你在幹什麼？」

他答道：「我在等候着荔支落下來。」

童子說：「你果然懶得很利害，但是還比不上我那村子裏的另一個懶惰人。」

他雖然也知道自已很懶惰，可是一聽到那童子說還有一個比他更懶惰的人，就很想去一見，而且想拜他做師父，再學些懶惰。

第二天早晨，他慢吞吞地起床，跑出門去，走訪那另一位懶人，一到那裡，那人還是睡着呢。他敲着門，聽不到回答，再敲三敲，還是沒有響聲，四敲五敲，那人才懶洋洋的起身來，看了一眼，慢吞吞地打開門來，看見他背着門站立着，那人先問他來意。

他答：「是前來求師學藝的。」也不轉過身來。

又問他：「何故老是背門站着？不把身子轉過來呢？」

他答：「怕你不肯收為弟子。我在這樣，就可省去兩次的轉身，一走就可回去。」

那人一聽他的答話，覺得他比自己更懶，就回復他

「那末，請你不必轉身，因為我的懶惰，還遠遠不及你呀！」

齊鐵恨先生註釋：

▲發聲——音「カてカて」，許多的果實，或其

他的東西，連在一起，沉重下垂的樣子。

上大人

朱 銑

從前的書塾，每到下課的時候，就得做對子，做好了，就可以回家，若是對不出或對得不好，就要罰站



，一直等到老師的准許，才可以回家。

有一天，老師出了「羅帳」這題目，甲生比較聰敏，對以「櫛枕」，老師就放他回家。但是乙生呆笨遲鈍，竟然聽錯了「櫛枕」二字是「秀嬌」。秀嬌是他底鄰居，所以提出另一位鄰居「蕃薯姆」來對，老師認為不但意義不合，而且兩個字怎麼好對三個字，所以將他留塾罰站。

乙生被罰以後，很遲的回到家裡，他底母親看他臉色苦惱，就問他受了什麼委屈。他把經過告訴了一遍，她很氣憤老師的偏袒，第二天就去拜訪老師質問：

「秀嬌和蕃薯姆，豈不是一樣嗎？」

「不，櫛枕是牀上用來睡覺的！」老師回答

「蕃薯姆，怎麼不是牀上睡覺的？」

「不成！」

結果，在兩人爭辯之後，乙生退了學，就在家裡玩耍。

隔了幾天，鄰居的蕃薯姆走來，和乙生的母親談天，她就將老師如何偏袒，又誇讚自己兒子，說了一大片，於是蕃薯姆就代他代寫一封家信，寄給離家十幾年的丈夫。

乙生拿起筆來，一個字也寫不出來，祇能把描紅格裏的「上大人」抄了一篇，蕃薯姆更不認得寫的是什麼，就把牠寄出去了。

久在外洋經商的丈夫接到了這封信，拆開來一看，覺得莫名其妙，請了許多人來看，也解釋不出來。最後找到一位廟祝，才復妙的解釋說：

「王大人，（廣上丈夫大人。）

「孔乙己，（空去了一紀年。）

「化三千，七十士，（中間也沒有寄來三千元，或七十多錢。）

「兩小生，八九子（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自出門後沒有回家，也少生了八九個兒子。）

「佳作人，可知禮也。」（既做家長的人，這種人情義理，應該明白才對。）

替寡母的丈夫聽了很受感動，立即先匯了一筆家用之費，過了不久，就趕回老家來團圓了。

（四一、四、廿七）

齊鐵恨先生註釋：

▲書塾——臺語與「私塾」同音，國語叫作「 μ μ X」，或「學房」「學塾」；在從前沒有興立新式學校的時候，這是一般學生讀書的所在

▲偏袒——音「 μ μ 去巧」，是偏心慈護一方面的意思；又叫作「袒護」；是由文詞「左袒」演變出來的。（見史記周勃傳）

還沒有捉到魚

張阿開

有兄弟兩人，同着母親，租賃樓上一室居住着。

一天，因爲是休假之日，都在家裡休息閑着，兄弟相商，決定同到溪邊去捉魚。

哥哥先提出意見說：

「掬來的魚，需要煎了吃，那末魚味纔香。」

弟弟異議，却堅持要燉了吃，那魚味就鮮美得多。

兩人爭執，各不相讓，竟致鬧得將要動武，母親出來了，問明情由，予以阻止，勸他們息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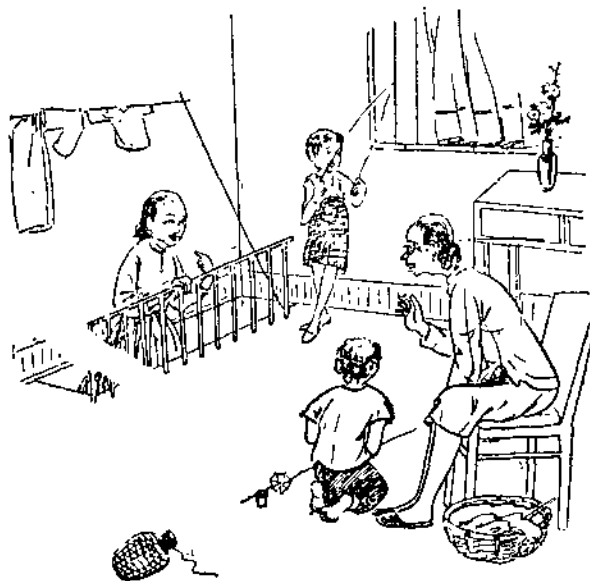
「你們何必爭吵，索性把魚丟掉，那不是有事情化爲無事了嗎？」

兩人聽了，大家贊同，都答了一聲「好」。樓下的房主聽得很清楚，立刻跑上樓來，對他們一家人說：

「你們辛辛苦苦地捕來的魚，如果丟掉，實在太可惜了，不如做個人情，把魚送給我吧！」兄弟倆人聽了，都哈哈大笑，不會答復房主，母親已經知道兒子爲什麼大笑了，就回答房主說：

「他們正想去捕魚，魚，還沒有捉到呢！」

房主聽了，覺得啼笑皆非，連忙跑下樓去。



齊鐵恨先生註釋：

▲煎——音「リ一マ」，是烹飪技術上，把魚肉
菜蔬，用油炸炒，或熬乾的動詞。

▲燻——音「カ×リ」，是烹飪技術上，把魚肉
菜蔬，放湯，用火緩煮燻熱的動詞。
▲啼笑皆非——音「ナニナニセセ」是
哭不得，笑不得，那種心裏難受的情形。

白賊七的趣話

林瑞芳

說謊專家的身世



七兒生來就是好口才，他底辯才總是凌駕許多長於演說的人們之上，再加以他更具備天生的演劇的技巧，由於這幾個特長，合起來了使他成為當代的說謊專家。他能用他那天賦的才能，在人家面前，演出許多人尚未見過的悲喜劇，使你正在神往之時而捧腹大笑，他却一溜煙跑走了。人們每逢他在照例演着那套把戲的時候，首先，誰也不願信以為真，都是冷嘲，熱罵：

「哼！這傢伙，又在玩起把戲來了。」

但是七兒滿不在乎，很自然的向對方瞥了一眼，繼續他的表現；人們都知道自己已被七兒在玩弄，可是誰也不能脫出他底掌心。

我們這位舉世認定的說謊專家，雖有「七兒」這個稱號，但是他底真實姓名，却沒有人知道，大家祇是叫他「白賊七」或「七兒」；他自己也很滿意這個人們所給與他的稱號。

有一次，他曾想過自己究竟何姓？何名？何人所生？何地而來？但也始終不能搞個明白。他祇記得在稍憶世故之時，人家多已叫他「七兒」，可是這個「七」字，是否由於他排行第七？還是七月裡出世？假如是由「行七」而來，那麼他必然還有六個哥哥或姊姊，這些人兒是在那裡呢？他一點不知道。後來他才決定自己底名字，是由於七月出生而來的，因為這個比較適合些；所以他就決定以七月七日做他底生日。關于他底姓呢？也和名字一般的臭名其妙，以「就地取材」的方式，搭七搭八的手段，取了當地富豪王員外的「王」字為姓，王員外夫婦被他甜言蜜語的一說，也口是心非的承認他是姪兒了。如果有人提起他底姓名，那時他就大吹一翻，不過日子一久，他就逐漸使人忘記了。

騙了橘子販和豬肉三



一個深冬的早晨，七兒吃過簡便的早餐，心裡不很快樂。雖是冬天了，但這天早晨不知怎的天氣格外的暖和，幾十天了，沒有露過臉的太陽已經升到高空，他住的茅屋頂上有許多麻雀唧唧地叫着，這些景物，使他不能在屋裡挨下去，於是他把一扇破舊的竹簾門上了鎖，像飛出了籠子的小鳥一樣，向著街道上衝去了。鄉下的小店一到冬天就很少人來往，比起春夏兩季，實在顯得得多呢，七兒東張西望，由這一巷走過那一巷，却找不到任何能够開心的資料，照例來到他常演說的土地廟前的空場了，這裡也是很寂靜的，遠遠地望到一個披了破棉襖的老婆子，坐在石階之上補着破衣裳，七兒想：找這個年紀半百的老婆子去談談，實在提不起勁兒，如果她是一個聾老太婆，那更白費唇舌，他遠遠地向她做一個鬼臉，罵着她：

「老猴！開市就……倒竈！」

拐了一個彎，穿過兩條巷子，又轉了一個角，他便到了市場來。深冬的市場雖不像春夏的熱鬧，可是人們總不能像老蛇守在洞裏冬眠着，一群群村老鄉姑都趁着今天時販，到這裡來賣些日用雜物，賣豬肉、賣雞鴨、賣鮮魚的……商販都大吵大喊的爭取還良辰幾刻時間的賣貨。

七兒已經許久沒有看到如此熱鬧的情況了，起初覺得有些奇異，但是一下子便不感覺什麼，踏進了市場，一個年青的橘子販看見他笑嘻嘻地進來，便迎上前去招呼：

「七兒！這一向有什麼好消息嗎？」

「好消息，卻沒有，恰好今天我叔叔的生日壽誕，晚上要開很多桌筵席，大宴賓客，所以我叔叔特地命我到這裡來調查行市呀！」七兒大模大樣的答。橘子聽了心裏非常喜悅，接着問他：

「七哥，筵席用的菓品，是不是要你買的呢？」

「是呀！我底叔叔打發家人來拿。」

「呵！真好，那末七哥就買我底菓品好吧！價錢可以便宜些。」

七兒祇點一下頭說：「你再去做些新鮮的來，和我同去。」他得意揚揚地向着那時常討厭他的肉舖子去。這時候的豬肉生意是最好的，豬肉阿三正忙得不亦樂乎。七兒看他很忙，偏想玩弄他一下，對他說：

「喂！豬肉三，別忙啦！今天我來了，正是你底鴻運咧！」

豬肉三正和顧客們計價收錢，轉過頭來一看，原來不是別人，而是說謊專家白賊七，觸了他的怒，罵着說：

「王八蛋，誰跟你白賊七碰運氣。」

七兒看他既不相信，而且又惡言辱罵，知道剛才的方法欠好，便改變了手段，也是氣憤憤的嚷道：

「哼！就算了吧。小陳那裡還多着咧！」他一面哄着豬肉三，一面大聲呼喊：